

悦读力量
READING POWER
长篇小说

JIEKE 周其森/著

借壳

解密股市博弈玄机

揭秘股民生存状态

中国工人出版社



JIEKE 周其森/著

借壳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借壳 / 周其森著.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0.11
(悦读力量)

ISBN 978-7-5008-4831-8

I . ①借… II . ①周…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8643 号

出版发行 :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 100120

电 话 :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82075934 (编辑室)

发行热线 :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12.5

定 价 :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天牛证券金牛路营业所还在睡眠蒙眬，一片屁股便齐刷刷对准了它，晨雾迷离中，如一排小钢炮瞄准了日本鬼子的炮楼。

炮眼里射出的不是炮弹，是白色的汁——一个头上长角的人掐住“炮眼”下荡荡悠悠的暗红色布袋，用力一挤，膈气四溢中，早有一股白色的乳汁射到如蜂窝般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白瓷杯内。命中率之精确，拉到奥运会上，十有八九能闹块金镶玉的牌子。

围观者中有人端起白瓷杯，一边吞喝一边调高嗓门赞美着：“好奶！百分之百的好牛奶！”

“绝对！哪里有过这等的纯牛奶？三聚氰胺什么的一点儿杂质都没掺，直接从牛腩进了人嘴，喝了这样的奶，想不牛都难！”

“可——不！要不说人家牛头老板是我们牛城全体股民的恩人呢，自从喝上了牛头老板的奶，我天天涨停板，一连就是十多个，好家伙！钱就像树叶一样，哗啦哗啦地往麻袋里飘……”

喝了赞美汤的老板陶醉了似的摇晃着头上那对老牛角，差点儿来句“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就因为那对老牛角，一个农民却成了天底下最时尚的人。

“咩——”正撅着屁股射奶的“钢炮们”不满于路边放肆的汽车，扒开大嘴发出了声音。

“羊！”几个半大孩子朝着“钢炮们”丢过来石子。

“一帮傻小子！瞪大眼睛！这是羊么？明明是牛……”

傻小子们不用瞪眼睛也明白：确实不是牛，是披着牛皮戴着牛头的



羊。只可惜那些短不溜秋玉米碴子似的尾巴和那先天不足软不拉几的语音没法包装，让那些傻小子们一听就能听出挂羊头卖狗肉的猫腻来。

只有那些眼睛里全是红绿曲线的高人们，才具备透过羊的现象看到牛的本质的神通。想想也是，对全球股市的抑扬顿挫都胸有成竹，区区几只假牛还能瞒得过牛城股民的法眼？

也许是近朱者赤的规律所致，这些“牛”们也具备分辨人类智商高低的功能，虽然他们的眼睛如拉磨的驴一般总是被捂着，但是那珍贵的屁股眼高傲地翘着，如错了位置的二郎神的第三只神眼，能把这个纷扰的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管是何方神圣，只要从它“眼”前一闪，马上就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对于那些无关的过客，它们视而不见，而那些进入营业所的人，往它“眼”前一站，马上就能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分辨得一清二楚。神眼一收一缩之间，吊着的袋子自动地就将乳汁射到瓷杯子里，连牛头主人的手脚都不用麻烦了。

并非所有的高人都具备享受这种待遇的资格。换句话说，高人们之中也分成高高人、中高人、下高人三六九等，分别对应着炮楼里的大户、中户和散户。

大户们享受特定的牛腩，一到几个人一个腩，不用等不用挤，方便得如同中国股市里的小道讯息，随时随地的可以享有。

袁圆刚刚加入到大户队伍中。从垂髫玉女到袅娜校花再到银行营业所主任兼系统形象大使，人们都昵称她圆圆。这不是简单的一个称谓问题，更重要的是从此她在家庭内外都能积万千宠爱于一身。

甚至每逢她来到营业所，那些“牛”总要努力地咩——咩——咩——咩——，以证明“爱美之心人物皆有之”，每当这时袁圆也分外得意。

她一边喝着鲜香而不失膻气的“牛奶”，一边绕到前面，撩起“牛盖头”，一只手搂过“牛”头来，按照男左女右的原则，两片香腮同散发着臊臭气味的“牛”脸亲了亲，然后将几块奶糖塞到“牛”嘴里去：“好牛，乖牛，宝贝牛……”

“保准又是一个涨停，圆圆主任！没看到‘牛魔王’的眼珠子都红了吗？”为了避免张冠李戴，聪明的牛头老板根据每个大户的性格爱



好，给每头牛都起了一个相应的名称。圆圆的这头叫牛魔王，既有牛市称王的寓意，又暗中对应着一种炒股软件的名字。

圆圆摸摸“牛魔王”的脸冲着牛头老板微微一笑，算是对这对牛头老板的优厚回报。“牛魔王”耸耸鼻子，亢奋从鼻子里喷发。牛头老板则调动所有脸部器官来承接那令人愉悦的笑，直到圆圆的身影消失在城市的早晨，他才酒醉饭饱似的摸摸散发着膻臊气味的下巴，两只眼睛极不情愿地从圆圆身上撤回那贪婪的目光。

从金牛营业部到紫牛储蓄所，就像从牛额头到牛下巴必然要跨越牛眼睛、牛鼻子、牛嘴巴一样，中间有河、有路，还有几个闹市，开车要十分钟，步行要四十分钟。也许是刚喝的鲜牛奶起了作用，圆圆只用了十来分钟就完成了跨越牛的五官的全部路程。

好些天了，她弃车从步。对外的辞令是出舆入辇，增肥养胖，不利于健康；内部掌握的情报则是她手上的股票全部成了俘虏，家庭财政出现了赤字，油价又火上浇油似的往上蹿，买得起马置不起鞍的现实把她无情地打到了跌停板。

牛城市刚刚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的证券投资擂台大赛，各路高手赤膊上阵，本意是想振兴一下正发神经闹疟疾的股市，让人民群众轻轻松松获得一点儿财产性收入。但是圆圆似乎并没有从生花妙口和莫测高深的预测中受惠。

“圆圆主任，您这是咋的啦？看脸红的……”保安是个农村孩子，还没结婚，对女人生理和心理都缺乏理性思考和感性体验。

“啊——不怎么啊……啊，我这几天……”圆圆急不可耐的心情使她如当年出使狗国的晏婴一样蜷缩着玉体从卷帘门下往里钻，温柔亲和的性格又使她不能不回答这个讨厌而又可爱的农村小伙子。

保安紧追不舍地询问，他大概觉得自己既然负责储蓄所的安全就有责任摸清一切敌情，以将一切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上岗训练时的教导他牢记在心中，前任的忠告也时刻铭记：干咱这一行除了保证所里的安全外，最关键的是要与主任搞成一片……

“圆圆主任，今天肯定涨，电视上说的，老球。”虽然来的时间不长，但是主任最敏感的神经却被他牢牢地抓住了。

“是吗？老球说的？怎么说的？都说的什么？表情咋样？左眼睁着还是闭着？眼神是含蓄的，还是夸张的？”圆圆双手托着卷帘门，扭头看着保安。那样子就像力托千斤闸门的武林好汉，又像唯恐一不留神错过了重要新闻的蹩脚记者……

两人钻进去之后，钢片卷帘门又重重地落下来。按照银行的规定，八点钟才正式开门，八点半才对外营业，而现在刚刚六点五十，离开门还有些时间。

厕所是共用的，因为人少，轮流着就行，除非有闹肠炎拉肚子的，一般不会出现挤兑现象。圆圆在里边待了好长时间，保安就把在门口，他跟屁虫似的汇报完了电视上老球的股评。

“主任，您说的那事……”

“解决啦……嗯，刚刚——不行，得割肉！坚决割！”圆圆拢一下稍微有些散乱的头发，也许是里边的光线暗，也许是刚刚解决了“那事”的缘故，脸色如刚刚退了潮水的沙滩，正在还原着浅底本色。

保安迷迷登登推开厕所的门，不知道主任的“那事”到底是什么事，更不知道为什么要割肉？再说了什么地方不能割，怎么偏偏选了这么个宝贝地方？

圆圆也不理会他，赶紧掀开大红色——为求股市山河一片红而特地求购的一款超薄笔记本电脑。纤细圆润的玉指灵动如雀翅蝉翼般敲击着紫红色的键盘。一条曲曲折折如探海隧道下山的石阶般的图像跃然屏上。她呆呆地对视着那条绿色的下山小径，就像“易经”上的一卦，里面藏着什么玄机，需要长时间的凝思静想才能参悟得出来。

“又是两万多，哎——”

副主任边刚和两名女储蓄员准时到达。卷帘徐徐上拉，三人不约而同地看见了里面的圆圆，吃错了药难受得不行似的，不约而同地吐了吐舌头，露出一种复杂的表神：既司空见惯又出乎意料的会意。

保安赶紧过来：“边副主任，圆圆主任说来了那事，还割了肉……不知是为啥？刚才我去查看，她真割了肉，淌了这么多的血……这不……”说着展示一下手中的物品，他穿过几年草绿色军装，对职务上的称谓标准掌握得如组织部长。

一男两女低头一看，高兴得像一大早捡了一个大元宝：“哈……割肉，淌血，你……哈……”

惊天动地的大笑没有干扰圆圆，她正聚精会神接电话，是她的一个股友老同学打给她的：

“哎呀！”——从这开头的象声词和音乐化了的调门上就可以判断出对方的性别和性格——“是啊！人家电视上说啦……啊，对啊，是老球，你也知道啦？”惊诧中毫不保留的惊喜顺着电波传导了过来。

“……就是这支股票，要借壳重组啦，你没看吗？今天发布消息啦！老球说的，那——还能假的了？真是！我这不，又借了我妹妹两万，少！实在是太少……你看能不能先从你们那里拿点使使，几天就能翻番……到时候人不知鬼不觉地还上……”那口气里，就像这银行是她家的，钱就像土块，可以随便拿着花。

这个具备外交家素质的股友同学并非等闲之辈，下岗榜上有名，股市里头有影，算得上是一位拉登似的活跃人物。活跃归活跃，可前些年就是煤老板做生意——倒霉（煤）到了家，干什么赔什么，屡战屡败，好像交了华盖运的姜太公，贩猪羊贵，贩羊猪贵，猪羊一起贩吧，政府又限宰。于是就顺应潮流借钱当起了专业股民来。刚开始不太懂，稀里糊涂地就扎了进去，竟然小赚了一把，便跑到圆圆家连说带叫地宣传炒股的好处：“哎呀！再没有比干这个来钱快的啦，敲打敲打键盘就是几千上万的，风刮不着雨淋不着……人家还管吃管喝的，你还迟疑啥？赶快进吧，进去就赚，买啥啥赚，我这不，一万多成了两万多啦，这才几天？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你说说！”激动得以至于她的伶牙俐齿竟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了。

圆圆虽说十几年如一日与钱接触，但向来一尘不染，由一个站柜台的干到了营业老幺，赢得了一朵鲜艳的省行廉洁大红花，但心到底是肉长的，跟钱也没有仇，老同学三说两说，她的死心眼也活动开了：是啊，这么多炒股的，都说钱来的容易，自己何不也玩玩呢？于是就背着男人——一个在财政局工作的——进了点，果然，钱来得如风吹落叶，当天就飘落了一地金子——买的那支忙乎股份，天随人愿地当天就给了她一个劈头盖脸的惊喜，开盘就弄了个涨停板：10%的利润！三万元钱



净赚三千。事实胜于雄辩，她再也不怕家里财政干部的反对，翻箱倒柜地把全部家当翻弄出来，该兑的兑，该卖的卖，该换的换，七凑八凑，弄了二三十万两银子，上下牙一磕巴，一口气没喘都投进了股市。老母亲的工资卡归她保管，每月除了给老太太必要的生活费用外，其余的也全部变成了忙乎股份。好像有人在暗中盯梢似的，也就等她赤身裸体跳进股海准备大展雄姿的时候，股海里风云突变，一觉醒来，原本好腿好胳膊的股票被戴上了ST的帽子，大盘也好像坐上了滑梯，赤溜溜地往下滑，没几天，她的股票不仅吞噬了全部的赢利，连本钱也打了个折价。原先鼓动她入市那位同学更加悲惨，房子做抵押贷款的款全部套住了不说，男人还发出了最后通牒，说你再不回头就跟股票睡觉去吧，再跟你过下去还不得连我也给典当了出去？

从此，圆圆就患上了失眠症。白天晚上，脑子里晃荡的全是股票曲线，梦里经常莫名其妙地喊叫：“涨啦——”开始时财政干部还能忍受，到后来干脆就分床而卧，并且发出强硬的照会：你若是再弄股票就离！

大概股票的魅力甚于离婚的威力，她把照会当成了耳旁风，不但没有收敛，而且主动把工作时间延长了数个小时，每天下了班，随便填填肚子，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研究股市，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连屁股都不带抬。一直到夜里十二点多还不歇工，气得财政丈夫把宽带线拔了好几回，仍然阻止不住她的冲天干劲。挑灯夜战意犹未尽，黎明即起，饭也不吃就往所里逃，所里的业务基本上一推六二五，全放手给边副主任，自己霸占着那台电脑，与她的忙乎股份拼搏内功，弄得一家人老鼻子意见没地方提。上级象征性地提醒了好几回，见不起任何作用也就不了了之——又不是干别的？不就炒点儿股吗？又不是贪污受贿窝藏公款的，一个本本分分的省级标兵，还能咋着她？原来，主管他们的上级领导也是一位超级股迷，时不时的还与圆圆股友交流交流。有了这层保护伞，圆圆自然用不着收敛。今天来了“那事”都顾不得处理，爬起来就往外跑，先到牛头老板那里沾了点儿仙气，再到所里研究股票，一杯鲜“牛”奶果然灵验，天上真的掉下了个大馅饼来，老同学一个电话，她想不激动都不行了：

“是吗？方芳，可靠吗？哎呀！那可太好啦……要多少？一百万？太多了吧……我再琢磨琢磨……一人一半？你顶名，到时候赶快堵上……”

第二章

乌城东郊是个湖，有鳖有鱼有螃蟹有大款。鱼鳖虾蟹趴在湖底，大款漂在水面——一座座懒洋洋躺在水上的小洋楼，犹如一朵朵浮在空中的云彩，好像跟人开着拿安全不当回事的流氓玩笑。

这里原本是一片沼泽区，南方多这种地形，曾经因种养功能的丧失近乎废弃。前几年来了个高人，一眼就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花钱雇了上百辆挖掘机，三下五除二地就挖掘出了一个太湖，随便扔出了几个小钱就成了这片湖区的新主，在乌城人还没转过神儿的时候，波光粼粼的水上早已长出了一颗颗“彩蓬”。等乌城人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原先的沼泽地摇身而成为光彩夺目的“银河别墅”。

不用说，银河别墅的价格是天价，据说创下了当时中国房地产之最。

忙乎——名字有点儿意思——是第一个入主的“墅主”。挑选了“彩蓬”的莲心——中间那颗最鲜艳的“莲籽轩”作为皇宫。

莲籽轩据说是按九宫八卦的构造而建，忙乎进去就像钻进了地核里的虫子，外面就是塌了天也砸不着他的尾巴。外面的人进去，则像进了迷宫暗道的没头苍蝇，没有人指引，八天八夜也转悠不出去。尤其在黑夜，他夜宿哪宫事先谁也不清楚，得临时通知，方式类似于皇帝夜寝制度：晚饭后睡觉前，佣人把写着各宫宫名的水牌子端过来，忙乎随手那么一翻：“阿房宫——”佣人近乎太监般一声长啸，算是通知了出去。有幸待驾的一宫之主便开始沐浴梳妆，小心翼翼地进入待寝前的繁杂程序。因为稍有不慎，伺候不到位或者服务过了头，“圣上”发起脾



气来，轻则数月不光临，重则逐出宫门。要知道，作为上了美国《福布斯》“皇榜”的人物，忙乎要想找个美女宫人，容易得就像去短工市场招募临时工一样，一个呼哨，屁股后就会有一帮苍蝇逐臭般的活人撵着不散伙。

昨夜，忙乎夜歇“未央宫”。赵飞燕——凡是莲籽轩宫主，都按各自宫名来命名——极尽柔媚温存之能事。一段裸体掌上舞跳得如火如荼，令忙乎心旌荡漾。虽然是宫中老人了，但是久别胜新婚。算来大概有半年没有宠幸飞燕，本想她会因嫉妒而懒散发福，没想到却知耻而后勇，更加勤于功课，一身轻功令人飘飘欲仙，整个夜晚都在似睡非睡、如梦如幻之中度过。感觉就像灵魂出了壳，到了另外的世界，在另一个开满鲜花，漫天蝴蝶的世界里，他脱胎换骨似的，尽情享受，肆意放纵着。在他的意识中，这才是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有他这样的中西合璧之人才有资格拥有，甚至，他怀疑那个叫“人间”的地方不是他这样的人去的地方，尽管这个地方曾经给了他无数的财富无尽的荣耀。所以，他常常说自己的真相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大家见到的他只是个躯壳而已，而真正的他只是寄居在这个壳里的精灵。精灵的真相只有在这个国色天香的地方才能觅得真切。

直到私人保镖的声音响起，才把他从这个令人销魂的温柔乡拉回到世俗世界。

“忙总……忙总，螃蟹们来啦……”

螃蟹是忙乎对手下中层管理人员的称谓。在他嘴里，黑鱼、螃蟹、泥鳅、虾米分别对应着不同级别的属下。

“哦——”忙乎揉了揉眼睛，抬手拿走缠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条嫩白的胳膊，胳膊的所有者微微翻了翻身子，一头乌黑的头发散落在脸上，下面的眼睛像一首朦胧诗般若隐若现。

忙乎很不愿意这么绝情地破坏香诗艳词般的意境，伏下去从脖子到脚吻了一遍那首诗词，就像狗添着一块香喷喷的骨头一样。甚至也不回避保镖的鹰眼。

会议厅叫做元鱼厅，形状是按照老鳖的样子造的。乳白色的桌子也完全是鳖的模样，里出外鼓的像是毛头小伙子的性格。中间那把高背矮

花镶金椅子是鳌头，其他的是鳌盖、鳌尾巴、鳌脚。场面有点儿像《西游记》中黑水潭里双头怪在召开会议。

众螃蟹们等了一炷香的时间，双头怪才蜷缩在真丝睡袍里被三个妙龄宫女搀扶出来，那样子就像三个柔弱的宫女一松手，他就会哗啦一声散架似的。来到鳌头这里，他猛地一抬胳膊，三个宫女撤下，随便把自己往椅子上那么一扔，迷上眼睛，就像刚吃完了大烟要尽情地回味一下。此刻，眼前的这一圈人马根本不在他的世界里存在。

“鸠山，说，那件事情到什么程度啦？”待了一年多的时间，他才闭着眼睛扔出一句话来。

叫鸠山的人身上的肉节约过了头，脖子像是从螳螂躯体上借来的，脑袋安上去好像分量太重，总是一颤一颤，随时都有断头成鬼的可能：

“好！忙总，基本成啦，蝌蚪公司的老板同我谈了两次，同意我们的借壳计划……”

鸠山是忙乎公司的副总裁，最近正进行一项商业运作，拟将忙乎集团公司旗下的忙乎股份股票与蝌蚪公司进行资产置换，这忙乎手下的公司全称为忙乎房地产集团公司。前几年上市，正赶上房产企业红火，股票蹦着跟头往上涨，不到一元钱的发行价，几天的时间就飞到了十多元。忙乎成了中国富人群里的新贵。上市的经历也给了这位年轻富豪一种暗示和启发：要想富必修路。在中国乃至地球上，要想实现财富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必须搞资本运作。而资本运作的最好途径就是在股市这条路上，谁走得快，谁走得稳，不在于谁的车大，而在于谁把路铺好。前些年自己的公司不就那么几座破楼吗？别说在全国，就是在乌城，在诸多房地产商里也数不着自己，但是偏偏不就是自己一枝独秀成了唯一的上市公司，大把大把的票子一夜之间往自己的口袋里飘？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知道了什么叫资本运作，什么叫资产膨胀，什么叫资本泡沫，也彻底明白了只有会资本运作，才能成为人中富贵、商界精英。否则，老老实实盖房子就只能挣点辛苦钱，八辈子也别想尝到大富翁的滋味。

运用仿生学原理，他把这个发展战略命名为螃蟹战略。因为螃蟹不光腿多走得横走得稳，而且还善于扩张。它自己不打洞，却从来不愁没



有窝住。靠的就是不断地侵占，甭管是水蛇的还是鳝鱼的，只要逮住就是我螃蟹的，你要是不服，咱就练练，反正我天生就是横行霸道的，还怕你这些软儿吧唧的货色不成？

按照这个螃蟹逻辑和战略设计，他果断做出了一项决策，由房地产业务向农业靠拢！为什么？国家扶持，三农问题是天，傻子都知道！在中国做企业，离开了政策的扶持那还有个啥？怎么转？这既不如小孩吹泡泡般轻巧，也不似他去找妃子小蜜般浪漫。农业可是实实在在的种养产业，既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又要有体质优良的土地，银子倒还好说，土地哪里来？总不能把自己那片楼房推倒，种上小麦、高粱吧？但是忙乎就是忙乎，脑袋就是异于同类，眼珠子也溜也溜一转就转出了一个大大主意：找一家农业企业结为亲家，我出股份，你拿资产，轻轻地这么一倒腾，忙乎房地产公司不就脱胎换骨了吗？对，这里的关键就是要找到卖主，好的公司人家自然不肯拿厂房、设备和实实在在的利润换来一堆虚无缥缈的数字，孬的企业呢，换来后又改善不了忙乎股份的业绩，只会成为发展的累赘，再说证监管理部门也不会通得过。有螃蟹不担心。

“操那些闲心干吗？王八要的是名，鳖借的是壳，虾米炒的是股票，各得其所不就完了吗？要都像你们这么死心眼，上市公司一个都他妈不合格！不信你们去问问那些快死的人，哪个人没他妈的说过假话做过缺德事？随便提溜出一个企业来，不用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只拿手指头这么一比划，虾米螃蟹的全给你倒出来！也正是因为这样，上市企业才有魅力！水至清则无鱼，都遵纪守法，照章纳税，据实披露，把自己置身于光天化日之下，那谁还愿意去上什么破市？现在有多少企业想上市上不了？现在我们提供个现成的壳，还会没人要，中国这么大，企业多得像苍蝇蚊子，多了不好说，划拉十个八个的用不了一秒钟的时间吧……至于管理部门那里，靠着咱们的老关系，再加上我的名声和实力，又是政府扶持的行业，还愁拿不下这座山头来？”

果然，没过多长时间，几十家农业类企业就找上门来，主动要求借壳。忙乎从中选定了三家，经过深入接触和暗中侦察，最后选中了马城市的一家农业集团。



这家送上门的公司大名叫蝌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蝌蚪村的集体企业。蝌蚪村并不蝌蚪，名气就像窗户眼里吹喇叭，大得很，在当地有小华西之誉，属于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发展起来的农村。村办企业涉及种养、加工、经营，凡是农业领域有的门类，他们几乎都有相对应的企业。前几年靠着当家人的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和物资匮乏的国情，确确实实划拉了些银两，老百姓也挺胸迭肚了一阵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农民老大哥的局限得以凸现，在商场上节节败退，十几个厂子陷于瘫痪和半瘫痪，几亿元的投入变成了一屋一屋的机器设备，有的厂子还在半死不活地应撑着，有的厂子则是只留下了维修工和看大门的，有的干脆就一关了之，工人们作鸟兽散。蝌蚪集团只剩下一张空壳还撑在那里，勉强吸引着不明真相的人的眼球。

就是这么一对玩意儿，相互之间对上了眉眼。

“忙乎房地产公司？……合作意向……这不就是人家说的资本运作吧？”蝌蚪的大当家的——董事长古东端着报纸，嘴里嘟嘟囔囔就像老和尚在咀嚼着枯燥的经文。

大概是咀嚼产生了热量，催动他迅速作出了反应，派人亲赴乌城与忙乎公司接触，也许是上世的缘分，今世来聚首。双方一握手马上进入实质性的接触，随后就赤裸裸地进入了合作蜜月期。一番耳鬓厮磨之后，各自看到美好的前途，只要结合成功，忙乎公司将变身为国家扶持的农业类公司，一系列政策优惠先甭管他——到时你不要都不行——光是那上亿的置换股份，转手之间就变成了实打实的真金白银。蝌蚪公司呢？瘫痪在地的那些破铜烂铁也都成了上市流通热得发烫的股份。一元钱的废物，稍微那么一运作，马上就能带上个尾巴，十倍甚至二十倍的市价触手可得。十多亿的票子就划到了账上。更重要的是蝌蚪公司摇身一变就成了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所有的资产都可以源源不断地往这个壳里装，就像一架庞大的造钱机器一样，经过这个壳的一番消化，哗哗啦啦地，就印出大把大把的票子来。具体来说，蝌蚪公司的老总——古先生就由一介农民蜕变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他的办公室就由农村搬进了乌城，他的秘书也将由土乌鸡变成洋凤凰……

忙乎公司的代表胡勘——也就是那位瘦鸪山先生随即带领蝌蚪公司

代表栾州——这位身上的脂肪过于丰富，连舌头都变成了球体——参观了早已给古总准备好了的豪华办公室。从吃饭睡觉到开山放炮一应俱全的豪华办公室，甚至连娇小玲珑的南方小姐——古总的女秘书——都预备得停停当当。万事俱备，单等古总前来享用了。

不用说，这肉球似的栾州当时就惊愕得连若干年难得一见的球体舌头都当啷了下来，好半天才缩回去，就像蒙冤的吊死鬼，连连说着简单而时髦的“哇噻——”哇噻之后，来不得回避，当时就掏出手机给千里之外的老板汇报军情，尽最大努力地把能找到的褒义词往忙乎公司头上堆砌。比如“出类拔萃”、“独占鳌头”、“一枝独秀”什么的。虽然顺序和词语有些混乱，但是词义却是清楚的，那表情恨不得顺着电流就飞到蝌蚪村，当场把老板牵拉过来作实地考察。

古东呢？连思考也不思考，咔嚓一声就定了拍：做！荒场地里长出谷子来了，想不要老天爷都不让！娶媳妇带个儿子来，好事赶上门来了。这好事上哪里去找去？甭说能借壳上市，还能溢价，就是贱卖也行，卖一分赚一分，过上几年，这些破烂光锈也锈没了。往外扔还得交什么卫生费呢！

效率快得如快刀斩乱麻。连忙乎都感到了不真实：“真就这么定了么？不再研究啦？”

“研究个球？都啥年代了？我嘴里吐出来的就是圣旨！”口气大的能吃下宇宙。

栾州在由胡勘陪着几进几出乌城最豪华的洗浴中心，反复体验了南方女人的温柔后，掖着五万元小意思和早已起草好的合作意向后飞回了蝌蚪村，就像蝴蝶般的那么不期而至，轻轻松松就完成了一次三大战役般的重大历史使命。

当晚，古东以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的超级规格宴请栾州，席间栾州对着公司全体领导向古东描述忙乎为古总预备的办公室：“……先不要说别的，光那女秘书就让咱受不了……就像……”

“像什么？”众金刚伸着头往下听。

“像……”栾州努力想从中外电影明星中找到一个最相似的——可找了半天也没有结果，一着急出了灵感——“像妖精！”

“啊——”众金刚原来火热的脸上像浇上了一瓢冷水，马上感到了灾难性的恐怖，脑海中出现了一幅幅青面獠牙的图景。

“女妖啊！白骨精、狐狸精、画皮，还有……反正就是迷人……”

“古总，我听说过，这上市公司里面的道道可多着呢，咱们又不懂，能行吗？”

“是啊，听说这股市可不是随便进得去的，弄不好倾家荡产呢！”杞人忧起天来有时也是挺吓人的。到底是古东经多见广，不像别的人那么一惊一乍的：

“妖精有啥吓人的？何况还是女妖？没看过聊斋吗？哪一个女妖不比人好看？要真能找一个妖精当秘书，那可是老古家八辈子积的福哩！你们想想，这搞企业也像找女人，越稀罕的越值钱，光想着捣鼓咱们懂得那点儿玩意儿还能干成大事，挣得大钱？咱们懂啥？就懂得种地呗！就说咱们这些厂子吧，当初不是也不懂吗？现在不都一个个像驴屎似的竖在这里？干！这回咱哥们儿非要弄点儿新鲜的尝尝，家花没有野花香，洋花更比野花香！这年头，只要敢干，什么野花，洋花都能到手，再说啦，有这么一个妖精把门，还有啥样的邪毛鬼豪敢上门胡闹？咱还用得着整天提心吊胆地怕它地瓜干子涨钱么？”

哗——掌声响起来。

“干——”

“赶快办！越快越好——”



第三章

很快，在忙乎股票的资料信息披露里，就爆出了该公司即将进行战略转型的重磅信息。

营业大厅里就像某国大使馆正在举行的餐会，三三两两的人们拉帮结伴，交头接耳地阐述着这条新闻的超量价值。

“看见了吧？一匹黑马又要产生啦！忙乎股份！这支股原本就很活跃，猴子似的，上蹿下跳，说不定啥时候就给你个涨停，再加上这么个大举动……”

“是啊！看看！又涨停啦。昨天我犹豫了那么一犹豫没敢追，这不，几万元没啦！”

“可不咋的！咱就是胆小，怕套，瞧见没——老刘，一下子进了八万，一天就是小一万呢！”

“八万？八万算啥？人家那女的……就是那个，烫发的那个，叫方芳，下岗的，机器厂的，一下就是这个数。”

“一百万？哪来的？一个下岗女工？”

“沾了同学的光呗，人家同学在银行干主任，现在干银行的谁还去挣那几个死钱，脑袋稍微一活动，十万八万的就进了腰包……”

圆圆是大姑娘坐轿第一次进入这个营业所。过去炒股都是在自家的电脑上，办公室家里都有，用不着来这里凑热闹，人多眼熟，好多人都认识自己，说起来还多少有点儿做贼的感觉。上班时间来这里就像领导干部去洗浴中心一样，无私也有弊，容易招惹是非，不管怎么说，她也是堂堂的银行工作人员，在一般人的眼里，这银行储蓄所主任就像自家